

■ 红色记忆

李树基昂起头说：“首长，不论有多难，我一定把被服厂办得更好。”

郑志英、王金策建议说：“战士两手攥空拳、手持一杆破枪怎么打鬼子？我们建个兵工厂造武器。”

单光涛感动地说：“我坚决为抗日救国出力，志愿竭尽全力为伤员服务。”

打日寇，这里也是战场

□ 朱殿封

“灶火不旺，难打胜仗”。抗战中，冀鲁边区八路军和地方部队的被服厂、兵工厂、后方医院为部队“输血供氧”，在夺取抗战胜利中立下汗马功劳。

敌后被服厂——有了自办厂，不愁没衣穿

天高云淡，金风送爽。1938年秋的一天中午，李树基快步来到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后勤部刘印扬政委住的乐陵县城一个小院，刘印扬正在门口来回踱步。

“报告，副政委找我？”刘印扬伸出手亲热地说：“你是李树基同志？来，屋里说。”

30多岁、中等个儿、胖瘦适中、眼睛发亮的刘印扬一口南方话。李树基听同志们说，这位红军干部很会带兵打仗。两人进屋对面而坐。“李树基同志，组织决定调你到军需股当股长……”

李树基听了心里凉了大半截。自从他所在的抗日救国军“第31游击支队”整编进入挺进纵队，接连打了几次漂亮仗，他再提多兴奋了：在八路军大部队，我可以挥戈跃马、驰骋疆场了。想不到，叫他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当后勤兵，没劲。李树基着急地说：“政委，我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我也是一个多年带兵打仗的人，来到冀鲁边区改行当了后勤，当初我也想不通呀！树基同志，允许你暂时想不通，不过出了我这个屋门再不通就不行了。不要以为后勤工作不重要，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’，干起来也是个大有用武之地的战场。”

军令如山。李树基不情愿地点头答应。刘印扬接着说：“你是本地人（河北沧州），比我这传声拉调的南蛮子强多了。按你们当地话讲，这叫本地骡站本地拱，这回就看你这沧州骡站拱不起来。”说完，哈哈大笑。

转眼，秋风扫落叶，寒气催冬来，战士们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。

李树基走进城里唯一的一家裁缝铺，50多岁的掌柜赵洪升带着几分惊慌让座斟茶。李树基说：“赵掌柜，你知道，抗日打鬼子大家要有人出人，有枪出枪，有钱出钱，我们想请你做棉衣，按市价付款。”

赵掌柜干脆地答应下来，连声说：“八路军将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浴血奋战，英勇捐躯，我出这点微薄之力还能要报酬？”

“咕咕咕”，三四台缝纫机昼夜生产，第一批棉衣做出来了。

这时传来情报：日本鬼子回兵后方已越过津浦铁路，正向乐陵扑来。纵队机关、边区抗日政府决定撤出乐陵县城，转移到乡村去。

李树基跟赵掌柜商量说：“你看能不能把裁缝铺搬到乡村继续做棉衣？”

赵掌柜收了第一批棉衣款，见八路军纪律严明，说到做到，从而信任八路军。他犹豫了一下说：“李股长，我听你的，裁缝铺跟你们一块走。”

裁缝铺搬到乡村，后勤部从天津买来几台缝纫机，招收了新工人。工人们都是穷人家的子弟，跟战士们一起生活，工余学习、上课，逐渐提高了觉悟。他们说：“战士打仗没有钱，我们做工也不要钱，要钱不光彩。”

赵掌柜终究吃不苦，提出回县城，工人们都不愿意跟着回去。见此，他狠心把缝纫机全部作价卖给了部队。之后，纵队又买来一批缝纫机，增加到20台，七八十名工人，建立了自己的被服厂。

每批衣服做成后，各村妇救会发动妇女帮忙做打鼻、锁扣眼等细活。她们在村子里找一处闲院子，或者大一点的闲屋，铺上几领新席，把青年妇女召集来，分发给大家做。她们灵巧的双手三攀两网，一件衣服的扣鼻、扣子做好了。做一件衣服的细活，被服厂付给二分钱。可是，她们哪个也不是奔着这二分钱，七嘴八舌地抢着说：“这钱捐给战士们买菜买肉，吃得饱饱的，可劲打鬼子。”

然而，被服厂只能保障一小部分服装供应。寒风吹，雪花飘，这时还有一部分战士没有棉衣。李树基看着心里难受极了，战士们却乐观地说：“有了被服厂还愁穿不上棉衣，一听到‘咕咕’的机器声，心里就暖乎乎的。”

让李树基和战士们更加温暖的，是冀鲁边区村村寨寨都有“被服厂”。抗日县政府给根据地民众发放贷款，区、村妇救会组织妇女们买棉絮、纺线、织布、做军衣。走进各村大街、庭院里看看吧，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啊！这里，几个姑娘在纺线，“嗡嗡嗡”，纺线声如



边区妇女为八路军做军衣

蜜蜂采蜜辛勤地飞舞于花丛中；这里，几个小媳妇在缝机，她们手里拿着线轴子来回小跑着，那扭动的腰肢，轻盈的步子，不亚于优美的舞蹈；阔屋、偏房里，中年妇女坐在织布机上脚蹬连轴板，织梭手中飞，卷布轴在“咣当——当，咣当——当”节奏声中越缠越厚；炕头上，婶子大娘们针针走线做衣裳。

李树基到集上买布，八路军公买公卖赢得信任。每次伞篷一撑开，卖布的妇女们呼啦一下子围上来，麻雀样地喳喳着：“同志，你们在集上转转看，没有比俺这布更好的了。”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看看俺的布。”李树基看着这情景心里滋滋！算盘子一响：收布了！

每次收布，都有青年人自愿给他们当“义务收布员”。在黄夹镇集上，有个英俊青年每集来帮忙。他很内行，哪是干织布（梭线不湿水，这样织出来的布线稀不结实），哪是湿织布（梭线湿水，这样织出来的布线密结实），哪是浆线布（经线用稀面粥浆），哪是熏染布（成品布用硫磺熏白），一看便知。他量布不用尺，张开双臂一丈一丈，就知道尺寸多少，一匹四五十丈长的布竟不费二寸。李树基付给他工钱，他不要，便给他买包子吃。这些“义务收布员”，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。

鬼子频繁扫荡，不断派出暗探四处寻找被服厂的踪迹。被服厂缩小目标躲避搜查，把裁剪、缝纫、印染分散到几个村子里，生产改在夜间，天一亮再把布匹、衣料藏好，把缝纫机拆卸开分别藏在草垛、夹皮墙里，埋进土里。有时情况十分危急，便把缝纫机头擦上油丢进水湾里，敌人走后接着干。

1942年春节前的一天，三个伪军突然闯进裁缝住的院子里，抬腿就要往东屋走。东屋里有刚裁好、没来得及运走的一大堆布料。紧急关头，房东大爷急中生智，一边向裁缝发出暗号，一边把伪军让进北屋，然后把自己准备过年宰的两只鸡塞到伪军手里。三个伪军像叼到骨头的狗，乐颠颠地走了。

环境越来越残酷。1943年深秋，被服厂转移到乐陵县后宁寨一带。这天天亮刚把缝纫机藏进村民的地窖里，鬼子就闯进了村，搜去17台缝纫机和部分单衣。同志们急得搓手跺脚，有的呜呜哭起来。李树基赶到后勤部向刘印扬汇报，心疼咚咚地跳着，准备着挨批评和受处分。

刘印扬听后自然掂得出遭受损失的分量，但他显得很轻松的样子说：“喂，我当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，闹了半天丢了几台机器。”李树基知道首长是在忍痛安慰他，越不批评，他越难受，忍不住抽抽嗒嗒哭起来。

刘印扬哈哈大笑说：“好，如果能哭来机器，咱俩一块哭，发动机关干部、战士一块哭。”他拿起毛巾给李树基擦去泪水开导说：“敌人能把机器搜去，我们就能把它夺回来！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，我们要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。”

李树基昂起头：“首长，不论有多难，我一定把被服厂办得更好。”

冀鲁边区八路军的被服厂在严酷的斗争中顽强地发展起来。

敌后兵工厂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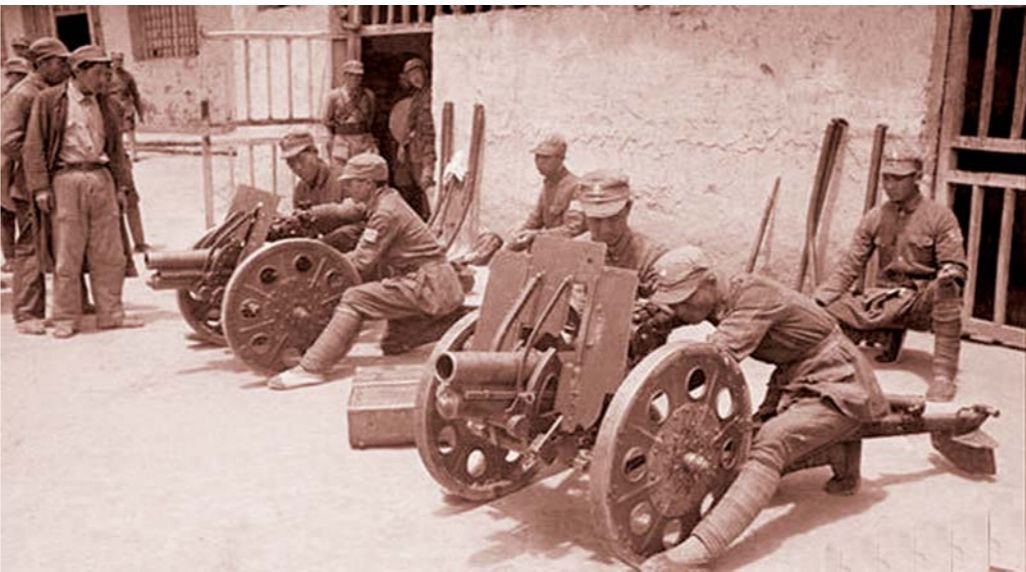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枪炮我们自己造

七七事变后，宁津县抗日便衣队负责人郑

志英（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山东省委党校任职）、王金策（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山东省矿务局任职）带着人加入了冀鲁边区“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”（后改为“第31游击支队”）。二人见队伍兵多枪少，有些枪缺胳膊少腿不能用，赶到司令部驻地南皮县寨子镇黑龙村，向司令员邢仁甫（后叛变）建议说：“战士两手攥空拳，手持一杆破枪怎么打鬼子？我们建个兵工厂，自己造武器。”

司令部最后议定，由郑志英、王金策、王振汉、郭秀岩、陈道和等5人筹建修械所。他们很快动员了40多人，几天后，修械所从宁津县双堆村转到乐陵，凭借仅有的几把锉刀、锤子、凿子和几块磨刀石，开始锉锉磨磨维修坏枪。

郑志英、王金策一心办成兵工厂。1938年夏天，王金策在庆云县联系了10余名工人，返回乐陵途中被“伪满洲自治联军挺进师”刘佩臣部伪军骗到毛圈村扣押，囚禁几十天，遭受了非人折磨。抗日民主政府多次交涉无果，“第31游击支队”派出白连长打入敌人内部营救，被刘佩臣发



边区修制的迫击炮

觉枪杀。

初秋，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进冀鲁边区，头一仗便是攻打黑龙圈刘佩臣伪军，半小时全歼敌人，活捉100多人，缴获枪支120多条，刘佩臣逃跑，解救出王金策等人和40多名抗日干部民众。

经历生死，王金策意志倍坚。他对郑志英说：“没有技术人员办不起兵工厂，咱老家那一带小炉匠多，我回去招人。”此后王金策从王壕、大郭家等村招来近百人。

王振汉原是南皮县秦村铁厂工人，他对郑志英说：“闹鬼子，铁厂停产了，我去跟厂主说说，把机器、工具折价卖给咱们，他若不卖，借给也行，将来还机器或付款。”

正在这时，八路军打下宁津城，缴获敌人一批枪支，其中许多枪支敌人在投降前破坏，部队领导通知修械所从速修理。于是，郑志英、王振汉立即前往秦村铁厂联系机器，八路军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派连长带着100多名战士前往。

郑志英同厂主刚谈妥，可能有人向驻吴桥县枣王庄的“国民党河北省民军第二路”张国基顽军送信，他们派来6个士兵阻挡，硬说铁厂机器早已借妥了，已归他们所有，不准拉走。郑志英质问说：“你们跟谁说了？”主就在哪儿，他怎么不知道？若是你们早说定了，厂主还能给一个姑娘找两个婆家？”

顽军士兵语塞。张连长手握匣子枪，朝战士们一挥：“装车！”战士们齐声响应：“装车！谁敢阻拦他捎上！”

顽军士兵一看这阵势，慌忙从后街溜走了。机器、工具装了三大车，此时太阳西斜。秦庄离张国基的驻军很近，大家顾不上一天没吃饭，迅速离开，半夜时分走到宁津县境内的坊子街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人困马乏，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，众人吃点东西、喝口水，有人提出在此过一夜天亮再走。张连长断然说：“不行，再累也不能中途住宿，以防万一，天明必须赶到县城。”

拂晓时分，张国基的人马追到坊子街，扑空而归。在宁津歇了一天，郑志英他们奔赴乐陵县杨安镇，立即整理机房，安装机器。这天，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来到修械所，看了机器、厂房高兴地说：“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兵工厂了。没有枪，没有炮，

不但让人给我们造，我们还要自己造。今天，我送来一位指导员和你们一起战斗。”说着，他把杨晋介绍给大家。后来，杨晋提升教导员，肖华又派来杨云章接任。杨云章同杨晋一样，与工人同吃同住同薪水（每月一元零花钱），每天菜金五分钱，还比工人低二分钱。杨云章给工人讲政治，讲军事，组织习功练武，他又成为最关心兵工的带头人。

300多人的兵工厂成立了，挺进司令部从当时的友军“曹五旅”部“借来”曹立贤技师担任厂长，“曹五旅”还支援了技术员和翻砂工具。1939年冬，兵工厂迁到黄夹镇，从此开始制造手榴弹、地雷、打造刺刀、二水子弹、修制迫击炮、平射炮。

日寇残酷剿杀冀鲁边区根据地。1942年春天，兵工厂化整为零，跟随部队转战。他们在各县设立原料供应、弹药转运站，挖地道、地道储藏物资，组织人员夜间肩挑人抬，车推驴驮，将枪械弹药送到部队。

1943年6月30日，邢仁甫指使手下杀害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等8名干部战士，叛变投敌。秋天，邢仁甫派跟随他的潘自强，和在邢叛变后局势乱吓得精神有毛病的李白毛（因青年白发得其绰号）找到兵工厂。潘自强逼王金策说：“跟着老上级邢司令走吧，上盐山县海边重建根据地，边区的主力部队不久都会向邢司令靠拢。”

潘自强逼着拿出邢仁甫写给王金策的信：“……今念及老同志共同开办兵工厂之功，望快回头，带领全厂兵工机械往盐山海上安家，别在内地受洋罪了。现在你们兵工无论如何出力，上级也不会高看的。如来盐山，一定给予高官厚禄，如不来，将来必有六祸临头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

王金策看信后气愤地冷笑一声说：“你们上了邢仁甫的当了，他杀害革命同志，分裂革命队伍，好端端的队伍让他给破坏了，真是罪大恶极。我劝你俩赶快回头，跟着边区党委走，跟着刘贤权（代）司令员走，要不然，你们真的大祸临头了。”

潘自强、李白毛二人听了目瞪口呆，傻里傻气、癫癫狂狂地各自跑回老家去了。据说，后来二人都患精神病而死。

1944年春的一天，振平县十里庙村青年交通员孟传训得知驻乐陵的兵工厂等料开工，心里非常着急。这时，烈属邢万英嫂子告诉他：“听保长说，双堆据点来了大批鬼子汉奸，可能又要扫荡，

潘自强、李白毛二人听了目瞪口呆，傻里傻气、癫癫狂狂地各自跑回老家去了。据说，后来二人都患精神病而死。

抓人，你赶快想法把料运过去。”当天晚上，孟传训查看行动路线，他正要从房庄跨过洪沟时被一群日伪军抓住，从身上搜出了小手枪。鬼子把孟传训带到程庄，逼问八路军住处、人名、活动地点和存放军械物资的地方，孟传训闭口不言。鬼子软硬兼施地说：“只要你承认一点，就饶了你，说一句话就给你松绑。再不说实话，就死了的！”孟传训两眼瞪视着敌人还是一言不发。鬼子气得暴跳如雷，对孟传训吊打、压杠子、灌辣椒水，折磨得他死去活来，可他始终瞪着眼，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第二天，孟传训英勇就义。十里庙离双堆据点仅三里，住着抗日工作人员，藏着一大批军用物资，孟传训用他的生命保护了同志们和这些物资。

八年抗战期间，冀鲁边区兵工厂修复各种枪支约万余支，制造手榴弹、手雷、枪榴弹、地雷、刺刀几十万枚（柄），还有大量二水子弹。特别是他们修制的迫击炮、自造的大型平射炮，射程轰炸威力很大。1945年八路军攻打泊镇据点，鬼子工事特别牢固，射击不用顶用，手榴弹、手雷震不上，半天打不开。兵工们把平射炮抬上去，轰天动地“轰”的一声响，一下子把岗楼掀了个底朝天，顿时火光四起，战士们趁机冲杀，收复了泊镇。

抗战胜利后，兵工厂大批干部调往各地执行新任务，300多名兵工留在乐陵城西西南村刘尹村建立兵工厂，300多名兵工跟随山东军区转到沾化县大、小牟家另设新厂。

敌后医院——

多救一个战士就多一份杀敌力量

“这原野曾流遍了英雄的血，多少战士为祖国作了光荣的牺牲，和敌人一同倒在战场上……”《勇士骨》的歌声，是单光涛看宁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王道和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、党委委员）给他的信时，在脑海里蓦地响起的。

王道和信中言辞恳切：“……时值抗日战争艰难之际，我抗日军民天天流血，伤病员急需救治，如果你能出山，则伤病员幸甚……”

单光涛对送信人宁津县抗日民主政府行政科长高汉章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沧州市委书记）说：“你转告王县长，我坚决响应共产党的号召，坚决为抗日救国出力，志愿竭尽全力为伤员服务，多救治一个战士，就多一份杀敌的力量。”

单光涛原来在张学良部下做卫生工作，西安事变后回到家乡宁津县大单村开办私人诊所，他经常给八路军伤员治病，因此与王道和很熟。单光涛接受王道和的邀请，1940年秋季的一天上午，他来到高津县（1940年由宁津、南皮、东光、乐陵4县各划出一部分组成，1946年撤销）抗日民主政府驻地，人未进屋声音先到：“王县长，我向你报到了。”

王道和正跟伪顽分子送其绰号的“曹城隍”（一区区区长曹茂先）、“姜阎王”（四四区长姜思民）、“徐小鬼”（三三区长徐金锋）、“郝绵羊”（二二区长郝建寅）4位区区长议事，4位区长都是对敌冷酷无情，视民如己父母，待兵亲如兄弟的主儿，他们见是单光涛来了分外高兴，呼啦围上来：“哎呀，可把你给盼来了。热烈欢迎你加入抗日队伍，坚决支持你建立伤员医院，要人给人，要物给物，要什么给什么。”

王道和站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单大夫你都听到了吧？他们替我表态了。”单光涛被这热烈的场面所振奋，双手合抱拱手作揖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鄙人不慧，有志抗日，愿与各位共同抗日报国。”

王道和早已筹划于心，他趁机说：“我宣布：宁津县后方医院成立，由单光涛大夫任院长，县大队战士肖玉楼给你当勤务员，李主任事务员，其他人员由你定。”

单光涛说：“我动员了私人诊所的单维山来当医生，三区财粮干事张卓如（建国后曾任宁津县卫生防疫站站长）同志曾经从师学医，请把他调来任护理班长，再选招二十名愿意学医、有文化的青少年，边干边学当卫生员和护理员。”

“好！”王道和干脆地答应：“我再派张维山当担医院的侦查员，负责敌情侦查。”后来又派阎成担任医院的管理员，负责伤员的食宿及其他供应工作。

后方医院每天收治伤员20多人，多时30多人，其中有抗日日民队，有县大队和区中队战士，有八路军大队分队战士。轻伤员在门诊治疗，重伤员住院治疗。所谓住院，都是住在村民家里，选择住房较多的农户，动员出一间屋做病房，一户住一个伤员，医护人员按时巡回检查治疗。不住一个病房，每到一村，医护人员拿着“借物记”到村民家去借被褥，给自己和伤员用。每个伤员安排两名青壮年民工负责守护，备有一块门板，两根绳子，一条扁担，一旦有敌情，立即由民工抬起伤员转移。由于准备充分，伤员们得到及时治疗免受损失。

医院跟在队伍后面打游击，与敌人“捉迷藏”，经常出没于官庄、夜珠高、太平辛、张大庄和冯庄一带。长官、大孙、黑龙村等据点的日伪军，把医院看作“眼中钉”“肉中刺”，多次设法摧毁医院，逮捕单光涛，但没有得逞。敌人得知单光涛是大单村人，又去逮捕他的家人。单光涛对此早有防备，先行一步把家属搬到孙营盘等村住近两年。

伤员多数是“锐创”——枪伤、炸伤，手术是取弹头和弹片，间有截肢手术。开始，大小手术靠单光涛一人，连麻醉、止血、缝合等都由他做，工作量大，而且相对延长了治疗时间。单光涛选拔一批医务人员缺什么补什么，立足系统学习，着眼急用先学，边学边干，吕干边学，言传身教加临床实践，使单维山、吕十田（单福泉）、张卓如等人很快掌握了一项手术医技，并独立进行常规治疗和急救措施。

日伪军严密封锁，医院药品奇缺。他们依靠敌工站和多方关系到天津、沧州、泊镇等地购买，用重金厚利打动一些常去敌占区的商人贩卖给医院一部分。用量多且体积大的药品，目标大，易暴露，转运困难，只好土法上马自制。他们把棉花、土布先用漂白粉脱脂，再用净水漂洗，然后用蒸汽消毒，自己制造药棉、纱布、绷带等。用猪板油炼化代替凡士林，配制各种软膏和药油。伤员换下来的三角巾等，洗了再洗，用了再用。在十分困难的时候，出于稳定伤员情绪，甚至用红颜色染染纱布条（前提必须是无菌操作），顶替红汞纱布条。

一年夏天，一区队送来一位大腿受伤的战士，因医院频繁转移，伤员五天后才转到医院，这期间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伤口化脓大量生蛆，伤情严重。单光涛很心疼，对张卓如说：“不但要保住他这条腿，一定要把他的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！”

单光涛第一次给这位战士清理伤口，上药用了两个多钟头，然后找来一架蚊帐挂上阻挡苍蝇。第二天换药时，蚊帐上趴满了绿蝇。打开伤口一看，上面是满满的蛆虫，活像个“葵花盘子”。咋办？生蛆，伤口会很疼，且难以拔净。单光涛想了个办法，他把麻醉药涂在蛆虫尾巴上，蛆虫立刻变成白色死亡，很容易取下来，伤口也不疼。然后对伤口严密包扎，多层敷料覆盖，及时换药排脓。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，伤员痊愈重返战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时年75岁的单光涛回忆在后方医院的经历，他深情地说：“在我们医院治疗的伤员很少死亡，不是我们医术有多高，是医护人员视伤员如兄弟。当时，每次医院转移都是伤员走在前头，医护人员走在后头，我这个院长走在最后头，有时被敌人追得喘不过气来，每到一新驻地，医护人员不顧自己劳累，忍饥挨饿，先去查看伤员。不论是是否转移，由我带头，全体医护人员每七天每人端一盆水，亲自为伤员洗脚，形成了制度。伤员们也把医护人员看作亲人，相互间感情十分融洽，医患配合默契，相互鼓励共同战胜伤病。”

1944年，抗日战争转入反攻，环境好转，医院不再频繁转移。单光涛从后方走上前线战场，在一次战斗中救护中伤员，又回到医院。

日本鬼子投降，后方医院改编为军区医疗一所，单光涛任所长，李宗谦任政治指导员，驻乐陵县郑家屯（后驻高文亭村），隶属渤海军区一军分区卫生处，是五个医疗所之一。医疗一所医护人员从建院初期的3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，可容纳200多名伤病员。解放战争中，单光涛一人一天做过7台截肢手术，他采用硫酸钡加微量石炭酸静脉推注，配合特别护理，鼻饲供热和营养灌肠等方法，治疗伤员术后破伤风，创造了治愈率高达67%的疗效。不久，医疗一所精简随军南下。



被服厂女工在纳鞋底